

卷四十七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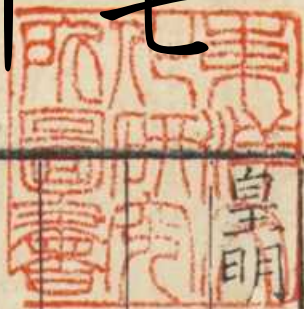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水題於余余不知
 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寸言若維之事則
 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
 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爲給
 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未矣及
 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
 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
 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
 汙畊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



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汗節未彰君子蓋亦有不道者况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乎使維終始於朝川徙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力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二舉旄一執楚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大乙有牛首人身者執火轟飛揚晝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鸞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

也一雙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褰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缺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劍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趨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

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爲天之貴神司命爲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爲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揉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兮可爲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爲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卽其

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

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旣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樵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爲樂且康豐隆儵忽周八荒鬼塞太靈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蒼梧九點山蒼蒼跼蹐鳥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爲宅龍堂九河旣阻不可方壺鬮出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兜鍪戰士身盡創魂無欲歸道路長吹蕭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

嗚呼周之關雎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得于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栢舟能以死自誓得于變也常固衆人

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光于千古也宜哉

書蜀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于漢文帝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侈辱不及大夫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臯止于嚴斥覃恩賜宥必量移內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枯槁故也

皇上德竝天地旁招英俊聚于京師爵之以官任之以政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于茲矣然沾濡德澤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某甲子召入禁闥敷歷中外所言無一不愜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

皇上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恥以治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滂汴驅馳梁雅之郊以達于蜀蜀府親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

滇凡作養成就以夏變夷漸之摩之膏之煦之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章伏讀再三感歎無已蓋先生之器宇表于朝廷之上而

親王之文藻麗于殊方之外鸞翥蛟拏珠明玉瑩豈世儒末
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
皇上寬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潔雪然卒未能者去
天萬里自新之忱無絲瀝也若先生者 聖眷日隆中外屬
望又豈特量移內地之比羽儀 天朝行有日矣柔兆困敦
日南至王景章跋

讀李斯書

王達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
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
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
皇之爲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
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

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
樂婦女鼓其惑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
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令逐客
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
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啗之以
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
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
也嗚呼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綸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 敕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
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 禮頓首而退

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今上即位以

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為院使階奉議大夫今年 遼王來朝
京師臣元禮告以故 王為之歎息乃書仁義二大字以紀
異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綸識其事倫識惟仁義之德至
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
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睽朋友非此則絕事上不以此
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衆不附身以之而後脩家以之而
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違畔而去也君
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眾人所以迷惘顛錯者
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
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鹿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
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
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
末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殿所曰九弟
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
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
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學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
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

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顧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攻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爲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玉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爲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述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彙其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念憲廣西融州真德縣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

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爲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爲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筆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爲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爲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學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啓太上令工遂行裁去裝裱於乎公之翰墨在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況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爲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卽見其人予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

爲心卽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爲心寶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系示予謂爲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展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間父而不失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抵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爲丞相傳比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旣以刻梓後復刊見嶽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鋟板於是嶽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爲一中主嶽申之說爲多并取証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

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竝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嶽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饗富貴其視丞相廝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齟齬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

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瞶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僭也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未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 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三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寶率持去其子黎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爲卷以臣士奇 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 君父不在

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

年 官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 寵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水慟獲觀此卷拜稽三復若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摺刻于融州真僊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璿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卽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爲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秘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逐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

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虜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牋之後

題宋歐陽澈譴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紉言和議何充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通鑑續編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八冊四明陳經子經著刻板今在蘇

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爲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爲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經嘗爲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木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余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取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爲難彼固

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題崇恩堂卷後

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謂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

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卽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

緝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禮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况

帝王於先師之胤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文衡卷之四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
 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
 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
 嘆薈蔚之朝齊楚騷悲菖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
 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
 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
 辭者歟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
 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